

颖视界

蒲剧《赵氏孤儿》： 真情大义的千年回响

□记者 杨颖琦 文图

第一次遇见《赵氏孤儿》，是在文学课堂上。元代时，剧作家纪君祥创作了传奇剧本《赵氏孤儿》，四百年后的清朝，在华传教的法国人马若瑟将其翻译成法文，后又被转译成英、意、德等文字，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。后来，法国文豪伏尔泰将其改编成话剧《中国孤儿》，一经演出便引起巨大轰动，这也使《赵氏孤儿》成为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古典戏剧作品。

4月27日，蒲景苑·周末百姓剧场座无虚席，洪洞县蒲剧团带来的蒲剧传统剧目《赵氏孤儿》，以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、豪放激昂的曲词及蒲剧演员的精湛演绎，吸引了众多戏迷朋友。演出现场掌声阵阵。

蒲剧《赵氏孤儿》的故事，从晋国权臣屠岸贾的阴谋展开。他为报私仇，设计陷害丞相赵氏满门，一时间，赵家三百余口惨遭屠戮，唯有赵氏儿媳——公主在危急中生下赵氏孤儿，保全了赵家唯一的血脉。围绕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，程婴、程妻、卜凤、公孙杵白、韩厥等忠义之士挺身而出，救下赵氏孤儿，并在16年后新主登基才得以除去奸臣，为赵氏报仇，让孤儿与公主相认。在这16年里，他们或是舍弃亲生骨肉，或是牺牲自己，只为了保护赵氏孤儿，让正义得以伸张。

“义”是蒲剧《赵氏孤儿》的核心主题，剧中人物的义举令现场无数观众动容。韩厥作为守门将军，本可以将程婴和



▲《赵氏孤儿》剧照

赵氏孤儿交给屠岸贾，但他却选择了放走程婴与孤儿，然后拔剑自刎；公孙杵白更是以年迈之躯，主动承担窝藏赵氏孤儿的罪名，最终被屠岸贾杀死；程婴为了救孤儿，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；小卜凤面对屠岸贾的严刑拷打仍不透露孤儿的行踪，也死在了屠岸贾的刀下。

在《赵氏孤儿》中，“情”被置于极端残酷的环境中，展现出人性中最深沉的情感力量。剧中，屠岸贾发觉孤儿的存在后，为斩草除根，下令三日内如无人献出赵氏孤儿，则将全国与此孤儿童龄相仿

的婴儿全部杀尽。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和全国的幼儿，与公孙杵白商议，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这种选择是亲情与大义的碰撞；他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后，选择了自缢，用自己的生命为丈夫的义举让路。这种牺牲，既是对孩子和丈夫的爱，也是对正义的坚守。

洪洞县蒲剧团的演员们，凭借着精湛的技艺，将剧中人物的情与义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的眼神、动作、唱腔，都饱含着深厚的情感，让观众仿佛能穿越时空，置身于那个动荡的时代。

饰演程婴的青年演员刘飞飞，将程婴的复杂情感演绎得入木三分，从中年得子时的欣喜到忍痛舍子时的痛苦和挣扎，都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程婴的一段唱腔，时而如泣如诉，表达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；时而激昂高亢，体现出他对正义的执着追求。尤其是公孙和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屠岸贾残忍杀害后，程婴跪在他们尸体前的一段长独白，通过丰富的唱腔变化和肢体动作，让程婴积攒已久的悲痛情绪在这一刻得以释放，让观众听之动容。

饰演公孙杵白的演员宋家平，以其沉稳的表演风格，将公孙杵白的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表现得恰到好处。他的每一句台词都掷地有声，仿佛是对正义的庄严宣告，让观众真实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坚定和无畏。其他演员，如饰演屠岸贾的贾小平、饰演卜凤的卫万金、饰演韩厥的乔俊英等，也都以出色的表演，为剧情演绎增色不少。他们的精彩演绎，使得剧中人物形象丰满、生动，让观众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和生死与共的情义。

在感动之余，也感受到了运城戏迷对蒲剧的喜爱。舞台上，蒲剧演员倾情演绎，用精湛技艺表现动人故事；舞台下，戏迷们沉醉其中，每一位演员的每一段出彩表演都迎来热烈掌声。演出落幕，大家都站在台下，久久不愿离开。这是蒲剧的魅力所在，也是戏迷和蒲剧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。

由剧情演绎照见时代波澜 ——蒲剧《打金枝》中唐代宗扮演者李小芳表演赏析



▲剧照

婚那年郭暖才13岁，“打金枝”时也还是一个孩子。郭暖是将门虎子，当然心高气傲，说出了“我父薄天子不为”的“反动话”。升平公主与郭暖年龄相当，又是皇帝女儿，金枝玉叶，被打后便向皇帝父亲告御状。

皇帝最怕大臣谋反，这一对小夫妻年幼无知、不计后果的行为，对郭子仪家族来说是极为可怕的。所幸唐代宗是个明白皇帝，他以“不痴不聋不做家翁，儿女闺房之言，何必当真”来息事宁人、劝慰公主，郭子仪也来主动请罪。双方豁达大度，化解了这场危机。在《打金枝》里，剧作家把郭暖“我父薄天子不为”的“反动话”，改为“你父亲的江山是我们郭家争来的”的“牢骚”话。

在唐朝，作为皇帝女婿的郭暖说出“我父薄天子不为”的话该不该死？若按照李唐王朝皇帝们对自己兄弟侄子亲生儿女的待遇，当然该死。为了夺取皇权，一代明君唐太宗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，郭暖不过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驸马，不光他本人该杀，他的家族也免不了诛灭九族。

但郭暖所处的时代，唐朝正由盛转衰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唐代宗在位17年，他虽平定了“安史之乱”，但是各地已逐渐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，并且在此期间，吐蕃趁机攻占河西等地，并率军直逼长安，唐代宗仓皇出逃，只得派郭子仪迎敌。《打金枝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。这出用唱腔叙述故事的传统戏，几乎从开幕唱到闭幕，最考验演员唱功。

李小芳唱功了得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是“满口噪”。李小芳的嗓子不但低音、中音区位宽厚，高音区也同样明亮，这是少见的好嗓子，她不需要用尖锐的假嗓子在高音区拉长音。无论是戏曲演员还是歌唱演员，高音区的长音，都是考验一个演唱者水平高低的试金石。唱功不好，长音便拉不长，观众听着“不过瘾”；唱功拉垮，长音荒腔走板、塌音冒音，这样的唱功，观众们哪里还能听出美感，肯定不接受。

老百姓对舞台上的演员有一个最实在的评论：钉鞋凭掌，唱戏凭嗓。李小芳嗓子好，又很会用嗓子，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嗓音，在高音区长音发声时，可以使长音发声带有颗粒感，于是观众朋友便听出了这个经历了安史之乱、吐蕃入侵的唐代宗唱腔里沧桑感。

戏曲行内有句对演员唱、念（也叫道白）占舞台上表演重要性的行话：七分道白三分唱，也就是说行内人认为一个成熟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，道白比唱更重要。这是因为演唱时，有乐器伴奏，嗓子不好或出了状况，乐器“裹住”也就过去了。道白，就是舞台上一个人声情并茂地说，没有一点“遮丑”的响器，道白不过关，或是忘了台词，那可是丢丑的，已经算是演出事故了。李小芳记词快又准，道白穿透力强，不看字幕，观众在舞台下的任何地方，不论道白字数长短、语速快慢，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她的每一句台词。

李小芳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，拥有了这样好的表演条件。于是，这个唐代

宗处理起家务事当然也得心应手：当他的掌上明珠来到皇宫告丈夫的状，李小芳饰演的唐代宗并没有听女儿的一面之词，而是问小两口矛盾的起因和细节。这样的父亲实在是太少见了。在认真听取女儿和女婿争执的起因后，首先批评了女儿认为皇帝女儿高人一等、不给公爹拜寿的错误思想和行为，这也让金枝女仗势压人的想法在法理上失去支撑，于是女儿的告状之路便“困难重重”。然后，唐代宗就女婿如何打女儿进行了询问，并让皇后验伤，连红伤、白伤这样的细节也考虑到了。掌握了女婿的“反动言行”后，他便陷入了思考。经过反复思考斟酌，他不仅没有治女婿的罪，还给女婿官升三级。直到最后，小夫妻二人和好如初。

观众朋友们爱看这个蒲剧传统戏，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同样是反映处理家长里短、儿女纠纷的家庭事务，《打金枝》里的人物背景，不是平民百姓，是皇帝权臣，满台子的纱帽蟒袍、黄蟒黄帔，连布景也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后院，这比较符合观众对视觉盛宴的高要求。

我们在欣赏李小芳高超表演技艺的同时，也感受到了李唐王朝因“安史之乱”由盛转衰的无奈。即便是唐代宗这样绝顶聪明、能够平定“安史之乱”的皇帝，却对军阀割据无可奈何，面对吐蕃侵犯也只能仓皇而逃。虽然“国破山河在”，但已是“城春草木深”了。对女婿的大度，不只是老丈人爱女婿的情节，更源于皇帝离不开郭子仪这样的股肱之臣。

□胡方明

蒲剧演员李小芳在《打金枝》中扮演的唐代宗李豫和《白沟河》里的宋太祖赵光义，是性格和行为走向呈现两个极端的皇帝。《白沟河》里的赵光义刚愎自用、外强中干，而《打金枝》里的李豫却是一个性格稳定、处事谨慎的帝王。

《打金枝》这出戏在《资治通鉴》曾有真实记载。这出戏讲述了郭子仪之子郭暖和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结为夫妻，结